

# 當代人物趣事軼聞(終篇)

張守初

## 吳稚暉特立獨行

### 老佛爺乾癟的奶子

黨國元老吳敬恒字稚暉，江蘇省武進縣人，年長孫中山先生一歲，立志做大事不做官，贊助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數十年。在滿清末年，吳稚暉本是陽湖派古文名家，但是他立意創新，厭惡腐朽的八股文。他自承閱讀奇情小說「何典」後文章大有進益，從此嬉笑怒罵，詼諧百出，任何髒話都能脫口而出。他在法國華文報紙上寫文章罵慈禧太后：「老佛爺，你吃盡中國民脂民膏，養得白白胖胖的，讓李蓮英伸手撫摸你乾癟的奶子，問李蓮英：哀家選誰一試乎？」汪精衛叛國投靠日本，組織偽政府，吳稚暉罵他：「汪屁精，褲子後穿。」辛亥革命成功，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，頒布授勳令：孫文大勳位（最高勳位），黃興、吳敬恒等人勳一位，邀請他們赴北京接受勳位。孫中山先生回電謙辭不接受，吳稚暉在報紙上刊登一封致袁世凱的公開信：「大總統何許人也？人民的公僕耳；吳敬恒何許人也？」

一介平民耳。自古以來未聞僕人授勳主人也，你袁世凱糊塗已極，荒唐已極！」

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國民黨中常會開會推選國民政府主席，蔣介石總司令提請選任吳敬恒為國民政府主席，他一拍屁股起立說：「介石同志，你跟我仇嗎？為什麼要害我？你知道我不是做官的材料，叫我當主席，豈不是害得我早死嗎？」會議結果，蔣中正當選國民政府主席，吳敬恒、譚延闓等人為國民政府委員。吳稚老依然布衣粗食，住在一座簡陋的房屋中，獨自一人步行外出，蔣主席派人送去一輛轎車代步，他接見來人說：「我最怕汽油味，坐汽車不舒服，還是步行好。你回去報告蔣主席，就說我敬謝他的好意，汽車不敢接受。」

一次吳稚暉從上海返回南京，擠上三等車廂，與普通平民雜坐，看他穿一身粗布裝，土頭土腦，絕不是一位大人物。查票員向他要車票，他東摸西找，忘記了車票放在何處，查票員說：「你不要裝蒜了，你根本沒有買票，跟我到守車去！」

他回答：「你看不起人，怎麼這樣子欺侮人？」

「查票員很生氣的說：「你坐霸王車，還嘴強。」就打了他兩個巴掌，後來還是找出車票了，旁邊的乘客都責怪查票員蠻橫欺壓善良。火車開抵南京下關終站，許多要員來到車站月臺迎接吳委員，查票員才知闖下大禍，請託站長帶他去謝罪，吳稚老對查票員說：「老兄，幸虧你打的是我，你要是打了江湖好漢，豈不是要吃大虧？這次算了，以後可得把眼睛放亮，不要欺壓善良。」

### 家兄不在當面擋客

吳稚暉生於晚清，民國初年已五十歲上下，滿口江南土話。但是他提倡統一標準國語，曾任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制訂注音符號，對於今日國語的普及功不可沒。他雖然年老而童心未泯，坦白直爽，舉止怪異；反對特權，重視人道。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曾說過，他們在北京時，友人送給稚老一輛人力車（民國十五年前二輪人拉車）代步，他接受後，命蔣經國先生用鋸子把前面二根拉桿鋸掉，然後對經國先生說：「每人都

拉？豈不成了四條腿嗎？把鋸掉拉桿的車座當沙發用也不錯呀！」

吳稚暉認為能擺脫官場糾纏，獨自一人去到偏僻地方，無拘無束，悠閒自在，在路邊小攤子上吃點東西，再往野外拉野屎，這是人生最大樂趣。所以他不願和達官貴人交往，倒是常和鄉野村夫及兒童交遊嬉戲。抗戰時期，他在重慶郊外和姪兒同住一座簡陋的民房，某日一位部長來拜訪，他當面說：「吳稚暉不在家。」

部長說：「稚老，你不要開玩笑。」

他回答：「吳稚暉是家兄，他真的出去了，你看我像他不是？你認錯人了，請回去吧！」硬是不接待，弄得那位部長啼笑皆非。

### 其生也奇其死也奇

吳稚暉隨政府來臺，生活困難，先總統蔣公介石送給他新臺幣五萬元，存放在某合作社生息維持生活，不想被倒帳了。稍後蔣公問他五萬元生息，够不够維持生活？他回答：「五萬元被倒光了，還有什麼利息好拿？」蔣公自然另外設法維持其生活，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的老朋友，國之大老，蔣公向來非常的禮遇他。

三十年前吳稚暉病危時，先總統蔣公親往探視，他說：「我不能親眼看見你們反攻大陸了，我死後用火葬，把骨灰灑在金門和廈門中間的海域，讓我的鬼魂能够看見你反攻的雄師，於願已足了。」這正和陸放翁的詩：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」的愛國心情相同。蔣公雖然尊重他的遺言，但是不忍把他的骨灰拋散，就命

經國先生把稚老的骨灰裝入鋼鐵罐中，乘坐軍艦把骨灰罐子放置在金、廈之間的大海中，上有浮標，需要時還可以取出改葬。

吳稚暉特立獨行，其生也奇，其死也奇。筆者一向不願稱頌「完人」，但如此奇人奇事古今少有，許由乎？嚴子陵耶？相似而不同。其反清革命，不做官不貪財，主持正義，嫉惡如仇，提倡教育，推行國語，雖無赫赫之功，亦足以為天下法。

### 關麟徵媳美關雲長

#### 大刀砍殺日寇膽寒

關麟徵陝西省華陰縣人，黃埔軍校一期畢業，出道較其同鄉杜聿明、胡璉、劉玉章為早，民國二十二年已升至中將師長。筆者於民國十四年秋編入入伍生總隊第二團第三營第十二連，第十一連連長即是關麟徵，二連同住惠州南城，相距不及百步，出操時同在一個操場。關麟徵人高馬大，身體魁梧，紫棠色臉，方面大耳，聲若洪鐘，足可與谷正綱較高低。抗戰期間大戰長沙，新聞記者以關老爺相譽，的確有些相像，不但身體魁梧相像，其性格亦相似。好的方面是豪爽坦率，勇敢善戰；缺点是過於剛強，有時不免意氣用事。

民國二十二年春，日軍大舉向長城各口進犯，中央調徐庭瑤率黃杰、關麟徵等師開往華北，與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並肩作戰。大家都知道宋哲元所部大刀隊威震中外，日軍官兵畏懼被砍了頭

，鬼魂就不能回鄉了；殊不知被大刀隊砍了頭的敵人，遠不及被中央軍槍炮火力殺傷之多。關麟徵勇猛善戰，指揮有方，在南天門一帶擊退日軍，他自己也受了傷，可見戰鬥之激烈。抗日戰起，他任集團軍總司令，三戰長沙，戰果輝煌，被人譽稱關公再世。湖南長沙在民國二十七年秋已成危城，日軍會進犯到汨羅江，距長沙只有數十公里，省主席張治中嚇得急忙下令火焚全城。可惜日軍知難而退，如果當時日軍攻進長沙，張治中就有功無過了。長沙三次大捷，固然是由於薛岳司令長官對於作戰計劃正確，調度有方，而關麟徵勇敢善戰功不可沒。

抗戰後期，陳辭修任遠征軍司令長官，設總部於雲南楚雄，轄杜聿明、黃杰、關麟徵等集團軍。陳辭修個性剛強，和關麟徵可說是剛對剛，在部隊調度及作戰計劃方面常有爭執。陳辭修在民國十四年以前，任第一軍第一師炮兵連少校連長，十五年三月才升任第四期炮科中校大隊長。炮科只有一百五十大，本來編為一個中隊，隨後分編為山炮與野炮兩個中隊。黃埔一期學生都尊敬何應欽、顧祝同及一般曾受過教誨的老師，對於未曾受教的後進教官稍有軒輊之分，這是人之常情。陳辭修覺得在幾個一期學生面前受到委屈，就返回重慶向蔣委員長申訴。蔣委員長與一期學生共患難較久，知之亦深，關麟徵是他的愛將，又怕將帥失和，事態擴大，就輕描淡寫的勸說：「關麟徵性直氣盛，人並不壞，年輕人嘛，難免使性子。辭修，你是老師輩的，何必跟學生計較！」陳辭修碰了個軟釘子，尤為懊惱，從此對

於關麟徵更不諒解了。

### 就是不與辭修並立

民國三十六年，蔣公召見關麟徵，欲任命他為魯南蘇北地區綏靖司令官，他回答：「陳辭修做參謀總長，我絕不受他的指揮。」

蔣公很生氣的斥責他：「不要說我是三軍統帥，就以老師的身分，你也得服從命令。」

想不到關麟徵仍然剛強不屈，竟回答說：「校長叫我死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和陳辭修並立。」四十多歲的人竟像個強任性的小孩子，蔣公又好氣又好笑，只有作罷了。三十八年願祝同任參謀總長，關麟徵接受陸軍總司令的任命。戰局逆轉，大陸整個淪陷，關麟徵避居香港，友好勸他來臺灣，他說：「有陳辭修在臺灣，我餓死也不去就食。」六十四年先總統蔣公逝世，關麟徵急飛來臺奔喪，痛哭流涕，哀毀逾恒。也許是懺悔不該逞強避居香港，未能始終侍奉校長，深感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，追悔莫及。回香港後不數年即病故，一代強人，抗日名將，不幸撒手人寰了。

### 溫其亮不學有術

#### 沒有學問但會劃行

溫其亮字漢清，河南省汝南縣人，黃埔四期炮兵科畢業。身材高大，相貌粗壯，人們常說「怒大心直」，其實未必盡然。溫其亮和馮玉祥有些近似，都是怒大心不直。他的學問不佳，寫字歪斜而常有錯字別字，同學們譏笑他，他說：「

你們學問好，下筆千言，可是只會替人家作書吏；我沒有學問，可是會劃行。」舊日公文稿紙封面很大，中間留出主官批示欄，如果同意稿文就劃上一個長尾巴的大行字。溫其亮的意思說，你們學問好，只能做幕僚；我沒有學問，就是能作主官。他外表直爽，與人談話無所顧忌，但內藏心機，令人莫測。他好開玩笑，用粗話罵人，別人出他的洋相，報以髒話，他決不生氣，因此廣於交遊。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，閻馮陣營中劉茂

恩軍長投歸中央，扭轉大局，軍事委員會派溫其亮為少校觀戰員，去到劉茂恩軍中。觀戰員本來只是擔任聯絡的小職員，無足輕重，劉茂恩却誤認為是中央派來的「監軍」，多方討好，結為金蘭之交。民國二十一年各省成立保安部隊，縣為大隊（相當於營），縣長兼任大隊長，由省保安處派一少校大隊附專司其職，專員公署所在地設保安總隊（相當於團），該區保安副司令兼總隊長，保安處派一中校總隊長實際責任。溫其亮被派到他家鄉汝南縣（八區專署所在地）擔任總隊長，兼總隊長馬某年老多病，不問事；專員兼區保安司令陳伯嘉貪財攬權，干預保安總隊一切事務，溫其亮不能容忍，聯合地方士紳進行倒陳運動。強龍不壓地頭蛇，陳伯嘉專員最大錯誤是激怒了地頭蛇溫其亮，後來深自懊悔，才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。溫其亮蒐集各項證據，赴省向各機關控告陳伯嘉，他到開封將各項證據印製成小冊子，準備附呈各機關。他首先晉見省保安處長馮劍飛（黃埔一期）時，馮處長含笑說：「你在汝南作得很好，陳專員保升你當副司令的公文已到

了。」溫其亮震驚得瞪大眼睛，控告的對頭竟然保升他，天下竟有這等事！他說：「處長在開玩笑？」

「誰和你開玩笑，當長官的怎麼能胡言亂語？」

溫其亮回到旅館，急忙把所有準備控告的文件焚毀，返回汝南就任河南省第八區上校保安副司令。事後據聞陳伯嘉自知舞弊案子很多，發覺溫其亮與地方士紳聯合控告他，趕快用釜底抽薪辦法，犧牲一馬副司令，拉攏溫其亮，以槍桿控制地方，使手無寸鐵的士紳不敢妄動。

抗日戰起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潛編組游擊隊，以河南省保安副處長蕭泗為司令，軍統局河南站長劉藝舟為副司令，溫其亮為參謀長。第一戰區游擊隊編制相當於一個師，而蕭司令濫委縱隊司令十多人，超出編制數倍，糧餉不夠開支，就地徵派，擾民之事層出不窮。經各方舉發，正、副司令蕭泗和劉藝舟同被押解至武昌軍法總監部法辦，由參謀長溫其亮代理司令。不久奉令裁撤第一戰區游擊隊，發下大批經費，由溫其亮辦理資遣善後，據說剩餘經費落入其私人腰包的不在少數，他以此資本活動長官部，調任少將高參，而且深得程長官信任。後來程潛任軍委會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溫其亮以河南省人竟兼任湖南籍程潛的總務處長，深得程潛信任，連湖南省籍的高級官員都為之側目，這是溫其亮的運氣，也是他長袖善舞，機智才幹的表現。三十三年戰地黨政委員會裁撤，程潛以副參謀總長名義推薦溫其亮任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總

務處長，並且對林蔚廳長說：「溫其亮是河南人，又是委員長的學生，並非我的私人，他是個人才，不可置問，請你信任他，不要以為我要安插私人。」林蔚心雖不願，也只得勉強接受。

### 近水樓台調升中將

抗戰期間，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組織龐大，共有八處及一直轄將官科，分掌全國軍官人事，總務處主管廳內一般事務。溫其亮任總務處長並不甚得意，適逢河南省政府改組，新任主席劉茂恩呈請更換軍管區副司令，保薦前西北軍高級將領梁冠英接替。將官任免例由銓敘廳簽請委員長核示，近水樓臺，溫其亮看到公文面請林蔚廳長保薦他充任斯職，林廳長正中下懷，認為是送客的好機會，就說：「承蒙你老兄幫忙，正慶得人，弟私心實不願失去良材；但為兄前途，亦不便阻止高就，弟只有從命了。」溫其亮又請求林蔚廳長說：「軍管區副司令是中將一級編制，廳長既然成全，好人做到底，請把調職與升級並作一次簽呈。」委員長召見後當即批准，他耀武揚威的回到河南，見到劉茂恩主席，大吹法螺說：「中央對於軍管區副司令一職非常重視，你所保薦的西北軍人當然不會批准；我們兄弟相處必然融洽，委座選特別交待我跟你合作無間。」軍職人員向來是先調職後升級，將官升級必須經過由參謀總長召集各單位主管開銜會議，每年僅有一次，審查通過後呈請委員長核示。溫其亮一次調職升中將是少有的案例，近水樓臺機遇湊巧，他能抓住機會才得升官。抗戰期間，黃埔軍校畢業生

中只有一期胡宗南任戰區司令長官是上將銜，其餘杜聿明、關麟徵、黃杰等人還是陸軍中將。四期學生從無一人是上將，升到中將者亦不多，溫其亮既未帶兵作戰，能升到中將真是祖宗有德。他任軍管區副司令數日後，又去見劉茂恩主席，省府秘書長齊性一及民政廳長楊一峯都在座，他開門見山的對劉主席說：「你兼軍管區司令，是不是想撈幾文？」劉茂恩在多人面前氣得面紅耳熱：「你這不是罵人？軍管區是窮機關，只要不叫我賠錢就好了。」

「你不想要錢，為什麼派十三大人（劉主席堂弟劉德炳）當總務科長？擅權跋扈，前任副司令不在他的眼中，成何體統！」

劉主席回答：「我派警備總部參謀長代表我去接軍管區，劉科長是他安排的，我沒有過問，你認為劉科長不好，換掉算了。」

「你的老弟就是我的老弟，為什麼要換掉？我只是叫他不再仗勢跋扈，能聽我的指使就好了。」

「軍管區的事我不再過問，對於劉科長，你要打他罵他換掉他，悉聽尊便！」

### 包容二桿子的粗野

溫其亮乘機加強劉主席所說的話：「性老，一峯可作證，主席所說的話我照辦，以後不要再聽小話，傷了我們兄弟間的和氣。」

劉茂恩是忠厚老實人，一根直腸子通到底，被溫其亮套牢，當着眾人面前只有如此表白，却不知用心機迴避拖延，從此軍管區就成為溫副司令一人的天下了。溫其亮對待長官如此狂妄無禮

，信口開河，世間少有；而其部屬對他狂妄無禮，他也不在乎。筆者在到他到任之前已任軍管區編練處長數年，主管全省國民兵團及學校軍訓，各縣副團長由筆者簽請兼司令核准，其餘各級軍官可自行選拔。溫其亮到任後代表兼司令獨攬大權，私下對筆者無話不談，表示同學間友好；筆者在辦公室及公共場所都以長官之禮尊敬他。有國民兵團副團長（負責實際責任）王潤生亦係四期同學，他來軍管區晉見副司令，筆者和另一處長亦在座，他腋下攜帶一包東西。溫副司令問他：「二桿子（粗野外號），攜帶什麼東西？」

「來上貨的（行賄），不給你上貨副團長還幹得成嗎？」

溫其亮並未發怒，只有苦笑。王副團長又向窗外吐一口痰，溫副司令說：「二桿子，屋裏有的是痰盂，吐在外面多難看！」

「你副司令什麼都要管，你還能管我老婆子的×嗎？」王潤生走後我說：「王副團長言行太不成體統了。」

溫副司令苦笑回答：「都是穿草鞋的朋友，有什麼話好說？我又不會擺架子，由他去吧。」

我又想起過去的一段趣事，我到外縣巡視，王副團長帶領隊伍出城歡迎，吹奏三翻接官號，我對他說不敢當，對少將禮儀只能吹一翻；他說禮多人不怪。縣長（兼國民兵團長）請吃飯，飯後縣長陪我去到王副團長家裏拜訪，他有四位太太同住一院，我們一進大門，他出來迎接，學着北京妓女戶大茶壺的模樣高聲喊叫：「見客！」弄得我和縣長啼笑皆非。溫其亮和王潤生是我所僅見的怪長官和怪部下。

(全文完)